

前
漢
紀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荀悅

皇帝戊辰卽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郢邑公主益陽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諄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巳亥上耕于鈞

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
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
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
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
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
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
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
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
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
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米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侍中僕射莽阿羅重合候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
爲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
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
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
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
多今年蚕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弄毋令民出今年
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
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
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
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
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
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
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
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
何憂不封侯乎外人熹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

安女入爲婕妤女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以后
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
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
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徃時令
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有男子
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
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

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
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
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各方遂居湖以卜筮
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
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祿
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
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
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
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樂鄉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
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

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
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
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
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
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
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
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
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
刎絕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

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
衛律以劔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劔擬武武不動律曰
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
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
律曰汝爲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爲兄弟
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
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
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戈獵海上

見武能結網紡繳擎治弓弩於鞬王愛之陰給衣食
賜武馬畜三歲餘於鞬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
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
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
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
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
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
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
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己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
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

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驚怯漢旦貫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推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
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
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
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
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
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權酤官
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爲金城郡鉤町侯無波
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鉤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前薨
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
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

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兄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邸羽林道上稱驚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及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

將軍之廣明都肄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爲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御釜六十枚置

殿門前烏鵲自闕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
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
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
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司農楊敞
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
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
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
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
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酹見高
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

人詔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諡旦曰刺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卽以聞不封其爲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爲烏鵲鬪燕王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戍時烏鵲羣鬪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鬪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冗陽舉兵於外大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無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

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睦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